



澳門大學

中文集刊 (一)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1)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 編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 (一)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書 名 :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一)
 UM Chinese Scholarly Serial (1)
主 編 : 宋紹年
執行編輯 : 鄭德華
封 面 : 馮 勝
統 籌 : 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 版 : 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 : (853) 831622 傳真 : (853) 831694
 網址 : www.umac.mo 電郵 : pubgrp@umac.mo
印 刷 : 光大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日 期 : 2004 年 11 月, 初版一刷
 2005 年 2 月, 初版二刷
數 量 : 300 冊
I S B N : 99937-26-42-7

© University of Macau, 2004

Published & Printed in Macao

編輯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劃排列）

宋紹年（主編）

李 簡

李觀鼎

施議對

鄧國光

鄧景濱

鄭德華（執行編輯）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發刊詞

在澳門回歸祖國即將 5 周年的日子裏，在澳門大學參與主辦的“21 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2004 澳門）即將開幕的前夕，經過中文系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的學術刊物《澳門大學中文集刊》終於面世了。

《中文集刊》凝聚了澳門大學中文系全體同仁的智慧、心血與深切的人文關懷。《中文集刊》的出版，向社會宣示了我們既沉潛於學術而又心繫社會，以及我們致力於推動學術交流，傳播人文精神的使命感。澳門大學中文系現有四個學科方向：中國文學、漢語語言學、中國歷史與文化、中國哲學。《中文集刊》是我們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的園地，這個園地不僅僅屬於我們，也屬於整個澳門學術界，屬於內地、香港、臺灣的學術界，屬於所有海外華人的學術界。

《中文集刊》編委會，有信心把本刊辦成一部有特色有影響的、高品位的學術刊物。我們深知創刊不易，堅持下去，辦出特色辦出影響更難。我們衷心地期盼，初生的《中文集刊》能夠得到澳門學術界和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支持、愛護、參與和批評，並恭請諸位學者方家不吝賜稿。我們相信，一部具有鮮明澳門特色的《中文集刊》必會自立於學術之林，並不斷結出**累累**碩果。

《澳門大學中文集刊》編委會
2004-11-01

目 錄

文 學

施議對	百年詞通論.....	1
鄧國光	《文心雕龍》本《經》制式的文體論研究.....	31
譚美玲	中國文學中的性別角度——以《霍小玉傳》為觀照對象.....	45
李簡	馮惟敏《山堂緝稿》說略.....	69
鄧駿捷	劉向《別錄》的成書與體例新論.....	77
李觀鼎	論澳門現代詩論.....	83
龔剛	倫理—敘事研究模式初探——以小說《連環套》的 個案分析為例.....	103
區仲桃	遊手好閑者以外的可能性：論張愛玲筆下的“婦人性” 跟美學現代性的關係.....	117

語 言

宋紹年、郭錫良	二十世紀的古漢語語法研究.....	127
宋紹年	古漢語語法研究方法二例.....	147
鄧景濱	粵方言字的優化.....	157
邵朝陽	澳門粵方言〔ŋ〕音節漸變研究.....	169
汪春	從 Avo-gong 說起——對澳門語話劇中澳門語的透視.....	179
鄭寧人	建構“以學生為本”的普通話教學模式.....	191

歷史文化

鄭德華	黃遵憲文化觀的歷史啟示——兼論黃遵憲與客家文化.....	203
彭海鈴	從街道命名看澳門城區發展.....	215
彭家發	新聞理論、新聞學理論、傳播理論與媒介理論之分野.....	221
崔惠娥	澳門大學生對中國文化篇章的閱讀認知研究.....	251

Contents

Literature

Sze Yee Tui	A general study of Ci poetry in the current century.....	1
Tang Kwok Kwong	A study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genre theory of <i>Wen Xin</i>	31
	<i>Diao Long</i>	
Tam Mei Leng	A brief gender study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45
	<i>Huo Xiaoyu Zhuan</i>	
Li Jian	The study of Feng Weimin's <i>Shan Tang Ji Gao</i>	69
Tang Chon Chit	Study on formation and system of Liu Xiang's <i>Bielu</i>	77
Lei Kun Teng	An essay on modern poems in Macao.....	83
Gong Gang	Ethical narratology: A case from a contemporary Chinese.....	103
	writer of novels	
Au Chung To	An alternative to flâneu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117
	Eileen Chang's "femininity" and modernist aesthetics	

Linguistics

Song Shaonian & Guo Xiliang	On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in the 20 th	127
Song Shaonian	Method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Two	147
	examples	
Tang Keng Pan	A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Cantonese dialect.....	157
Sio Chio Ieong	Gradual change of syllabic "ŋ" in Macao Cantonese.....	169
Wong Chon	Avo-gong — A perspective on patoá in Macanese plays.....	179
Cheang Neng Ian	"Student-oriented" Putonghua teaching method.....	191

History and culture

Zheng Dehua	A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from Huang Zunxian's outlook	203
	on culture	
Pang Hoi Ling	Street names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	215
	districts	
Pang Ka Fat	News theories, journalism theorie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221
	and media theories — Their clear cuts	
Chui Wai Ngor	A study on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reading cognition	251
	of Chinese cultural essays	

百年詞通論

《當代詞綜》前言

施議對

提要：這是作者為中國當代第一部大型詞總編《當代詞綜》所撰前言。內容包括：百年詞發展史概述，詞業現狀及發展前景。文章不受傳統詞學觀念束縛，也不受任何政治偏見所左右，而以大量事實為依據，通過具體探研，提出獨立見解。文章將百年詞的發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並對這三個時期所出現的三個主要流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的得失利弊以及這三個時期詞壇上所出現的重大事件，進行科學的評判。同時，在“史”的回顧的基礎上，文章還聯繫社會文化背景，聯繫文學史上的其他參照系，對於詞體所以繼續生存發展的原因以及“舊瓶裝新酒”等問題，進行綜合考察。文章以為：經過歷史的檢驗，詞這一特殊詩體，至今仍以頑強的生命力，繼續開花結果，但當前的任務仍在創新，必須特別講究“裝”的功夫，才能開創“一代新聲”。

詞興於唐、盛於兩宋，歷經元、明、清，乃至民國初期，似乎已經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在現代文學史上，詞這一特殊詩體，似乎也已銷聲匿跡。據查，1949年後出版的若干部現代文學史，都不曾提及詞。而且，就是在詞學界，也未見有人對於近百年來詞的生存及發展情況進行過專門研究。這是詞史上的一段空白，值得探討。

實際上，近百年來，詞這一特殊詩體並未被歷史所淘汰。它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當中，並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繼續開花結果。近百年來詞的發展史，是全部詞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近百年來的事實證明：無論社會發生多大變化，文學領域出現過甚麼熱潮，詞這一特殊詩體總是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一種文學樣式；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或者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時刻，人們總喜歡運用詞這一特殊詩體為時代發叫號，或自抒心曲。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革，詞作者從現實生活中不斷吸取養分，不斷充實自己，詞的視野越來越寬闊，詞的形式也越來越具有對於表達各種不同內容的適應性。詞這一特殊詩體仍然與變化發展着的時代一起變化發展，與時代共存。回顧近百年來詞的發展史，探尋其演變軌蹟以及若干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對於現代文化史研究，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本文擬就《當代詞綜》所涉及的問題，諸如近百年來詞的發展情況，在當今具體社會條件下，詞為甚麼能夠生存與發展，對於百年詞業究竟應當如何評價，當前詞業現狀及今後發展方向，亦即詞的出路問題，等等，進行探討，希望為當前的創作及詞體發展變革，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鑒。

(一)

探討近百年來詞的發展情況，必須從晚清詞壇說起。

清代詞的復興，經過浙、常二派，至晚清出現新的高峰。晚清詞業對近百年來詞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以及文廷式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王國維的影響。

王、鄭、朱、況，號稱清季四大詞人，文廷式異軍突起，兀傲難雙，也頗受詞界推重。王、鄭、朱、況及文廷式，出生於道咸期間（1821-1861），活動於同光期間（1862-1908），除了文廷式、王鵬運外，鄭、朱、況三人都進入民國。他們是晚清詞業中興的代表人物，同時，他們的詞業也是近百年來詞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王、鄭、朱、況以及文廷式，其成就除了詞的創作以外，主要在校勘學與詞論。詞學史上，詞的校勘學是由王鵬運和朱祖謀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人們雖然也曾從事過詞籍校勘工作，並有多種詞總集、詞別集乃至詞叢刻刊行，但以畢生精力校詞並使這一工作成爲一種專門學問的，當推王、朱二氏¹。王鵬運有《四印齋所刻詞》，匯刻《花間集》以迄宋、元諸家詞二十一種六十二卷。朱祖謀輯校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詞爲《彊村叢書》，計一百七十五種二百六十卷，並繼王鵬運之後，校訂夢窗四稿。王、朱所校詞，一時奉爲楷模。至於詞論，況氏諸種詞話，一時推爲絕作。況氏提出“重、拙、大”三個字爲論詞標準，對於詞這一特殊詩體所包括的諸多問題，如詞境、詞筆、詞句、詞律、詞與詩之別、詞與曲之別以及詞之代變等問題，進行精密研究，堪稱千年詞學之集大成者。朱、況等人的詞業建樹，爲近百年來詞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與王、鄭、朱、況及文廷式相比，王國維則有所不同。王國維出生於光緒年間，比朱祖謀小二十歲，比況周頤小十八歲，他的詞業活動並不比朱、況二氏爲晚。朱氏四十後始從事倚聲之學，況氏至五十歲，其詞論方才完備，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不過三十出頭。但是，朱、況二氏的目標乃在效法前賢，而王國維的目標則在超越前賢。在政治上，王國維與朱祖謀等人同屬保守派，在詞業上，王國維卻是革新派。王國維是一位大學者，他以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治詞，將西方哲學思想引進詞論，融入詞中，爲百年詞業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王國維論詞，倡導境界說，曾聲稱：“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他對自己的創作自視甚高，曾說：“餘之於詞，雖所作不及百闕，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餘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餘愧有所

¹ 龍榆生曰：“近代詞學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詞集之重刊廣布。自臨桂王氏之《四印齋所刻詞》、歸安朱氏之《彊村叢書》後先行世，而詞林乃有校勘之學”。此說可參。據《陳海納先生之詞學》，《同聲》月刊，1942年6月第二卷第六號。

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餘之處”²。

綜觀王、鄭、朱、況、文廷式及王國維兩方面的詞業活動，可見晚清詞業既是千年詞業的終結，又已開始了新的探索。兩個方面的詞業活動對於近百年來詞業建設影響極為深遠。

以下試將近百年詞的發展史劃為三個時期，分別加以敘述。

一 清朝末年至民國初期

清末至民初，這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詞壇上以復舊勢力佔主導地位。晚清詞壇代表人物王、鄭、朱、況及文廷式，其詞業活動主要在這一時期。王國維創立新詞論，創作哲理詞，其影響尚未產生實質性的效果。所以，這一時期的詞業活動仍以四大詞人爲中心。

四大詞人的活動包括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王鵬運爲主，重鎮在北京。王鵬運（1848-1904）字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鷺翁，廣西臨桂人。其詞承襲常州派餘緒而發揚光大，論者以爲常州派流衍於廣西的一個支派。鄭文焯（1856-1918）曾受王氏薰染，朱祖謀（1857-1931），況周頤（1859-1962）詞學均出於王氏。所以，論者說清詞，除浙、常二派外，曾稱之爲“桂派”³。王鵬運在京任職，曾於1898年創立咫村詞社，邀鄭文焯、朱祖謀、宋育仁等人入社。朱祖謀早年以詩名，習爲倚聲，除了其親家夏孫桐的引誘外⁴，即與王氏有關。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王鵬運與朱祖謀、劉福姚集宣武門外教坊頭條寓所（四印齋），相約填詞，以發抒懷古之幽思，寄寓去國憂時之懷抱，成《庚子秋詞》二卷。朱祖謀治詞於此大有進境。況周頤雖未曾參與《庚子秋詞》寫作，但與王氏於同官京師期間，時以詞學相砥礪，也甚多獲益。後一個階段以朱祖謀爲主，重鎮在蘇州、上海。庚子亂後，王鵬運客死蘇州，朱祖謀出爲廣東學政，不久亦稱病引退，買宅蘇州，以校詞自任。朱氏治詞，初學吳文英，晚又致力於蘇、辛二家；他精於聲學，有“律博士”之雅稱。況周頤，目空一切，卻以朱氏爲良師友，曾說：“餘之爲詞，二十八歲以後，格調一變，得力於半塘。比歲守律綦嚴，得力於溫尹。”但況氏善說詞，朱氏晚年，凡有人問詞，均轉介於況氏⁵。在後一個階段，朱、況二氏被尊爲“宗師”、“廣大教主”。民國初，王蘊章、陳匪石在上海發起春音詞社，共推朱祖謀爲社長。詞社陣容甚爲可觀，並且堅持甚長久。第一批社員有龐樹柏、吳梅、袁

² 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5冊，商務印書館，1940年石印本，第21頁。

³ 蔡嵩雲曰：清詞派別，可分三期，浙西派與陽羨派同時，爲第一期；常州派爲第二期；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簞盦庵戲呼爲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據《柯亭長短句》附《柯亭詞論》，上海：中華書局，民國37年。

⁴ 夏承焘曰：“孫桐，彊老親家，彊丈言初學詞，由渠引誘。”據《天風閣學詞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6-297頁。

⁵ 龍榆生曰：“彊村先生晚歲寄住淞濱，有欲從治詞學者，輒以轉介蕙風，令其執贊門下，以是從遊者眾，一時稱廣大教主焉。”〈晚近詞風之轉變〉，南京《同聲》月刊，1941年2月第一卷第三號。

思亮、夏敬觀、徐珂、周慶雲、潘飛聲、曹元忠、白曾然等人。陝西李孟符、義寧陳方恪也參加社集。最後一批入社的有葉楚傖、況周頤、郭則澐、邵瑞彭、林葆恒、葉玉森、楊玉衡以及林鵬翔、黃公渚等人。詞社定期集會，限調限題填詞，共有十集⁶。

清末至民初，新一代作者雖已登上詞壇，而且，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及《人間詞》也以一種嶄新的面目出現於詞壇，但是，新的力量仍然未能與傳統的勢力相抗衡。這一時期的詞創作，內容及形式都為復舊。人們看上了吳文英，試圖從吳文英入手，以入清真渾化之境。詞壇上出現了“夢窗熱”。王鵬運、朱祖謀校夢窗、學夢窗，新一代詞人如陳匪石、楊玉衡、蔡桢、汪東等人，也大作其“四聲詞”。詞學夢窗，有利有弊，而“夢窗熱”的出現，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卻有其特定的原因：第一，夢窗詞晦澀，便於將詩文中不能言或不便言的內容隱藏於詞中；第二，夢窗詞講究字面，人們以為，祇要不拆開來，仍是十分眩人眼目的七寶樓臺，便於為內容空洞的詞打掩護；第三，夢窗詞講究技法、講究聲律，可為定期社課提供具體訓練項目。因此，學夢窗，作“四聲詞”，這就成為清末民初詞業復舊活動的一個主要標誌。

二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

民國以後，中國詩壇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詩壇上已醞釀着一場革命。1916年7月，胡適第一個“嘗試”以白話文作新詩⁷，8月，提出“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其中一條“不避俗字俗語”，包括“不嫌以白話作詩詞”⁸。1917年，《新青年》（二卷六號）刊登胡適白話詩八首，1918年初，又於四卷一號刊登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白話詩八首。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新詩統治着整個詩壇。在這一背景下，千年詞業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嚴重考驗。

從總的趨勢看，舊體詩詞，尤其是詞，似乎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這期間，一批原來寫作舊體詩詞的人，如沈尹默、俞平伯等，都改弦易轍，紛紛寫起白話詩來。但是，中國的新詩，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形式問題。新詩的發展，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形式，這就為千年詞業留下了一條生路。

由於新詩的挑戰，這一時期的詞作者，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利用詞這一特殊詩體在形式格律上及藝術表現手法上所具有的優勢，努力為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謀一席之地。這種努力，自然也包括胡適等人在內。因此，這一時期的

⁶ 西神（王蘊章）：〈春音餘響〉，南京《同聲》月刊，1940年12月第一卷創刊號。

⁷ 《嘗試集》初版自序，《胡適文存》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⁸ 〈答朱經農書〉，據《嘗試集》初版自序。後又在〈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民國6年1月1日出版）中加以發揮。

詞業，崇尚夢窗的局面已被打破，廣大作者進行各種不同的探討。

這一時期大約四十年，經歷了多次重大社會變革，詞業活動範圍逐步擴大，詞家、詞論家對於社會活動的參與意認也逐步增強，但詞業隊伍尚未形成明顯的宗派。爲了敘述方便，依據作者處理詞體自身所產生的內容與形式的矛盾時所採取的不同態度與方法，姑且把他們分作三派：解放派、尊體派、舊瓶新酒派。

胡適首創新體白話詩，又以白話入詞，是解放派的首領。

詞史上所謂白話詞，古已有之。敦煌曲中保存的作品多爲白話詞（即當時的白話詩），柳永、李清照以及辛棄疾等人的某些作品，也以白話爲之。但是，詞史上第一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大力倡導白話詞的作者當推胡適。胡適將舊體詩詞稱作“半死之詩詞”⁹，以爲舊體詩詞內容陳舊，語言陳舊，缺乏時代精神。胡適想在詞中進行一場革命。1916年4月12日，胡適作《沁園春》（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爲蒼天歌哭，作彼奴爲。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褰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¹⁰。

胡適稱：這是一篇文學革命的宣言書。爲此，他身體力行，曾寫下一批白話詞。同時，他還編撰《詞選》，標榜詞史上的解放派，爲其文學革命張目。用胡適論蘇軾的話講，他的努力，就在於以絕頂的天才，用所謂新起的詞體來作“新詩”¹¹。

胡適的理論與實踐，比王國維進了一步。王國維主境界說，祇是在內容上，想以境界提高詞的素質，尚未涉及詞體變革問題。而胡適倡導白話詞，不僅內容，而且形式都非常解放。他不要“傷春”、“悲秋”那一套，這是對傳統題材的突破，他也不顧平仄用韻以外的格式規定，這是對傳統作法的突破。但胡適的革命並非毫無節制。第一，胡適白話詞的平仄、韻部大致符合格式規定，並未違背“倚聲填詞”的基本原則；第二，胡適尚未將白話詞與新詩的界限完全打通，實行詩與詞合流。關於這兩條，胡適與當時另一文學革命闖將錢玄同有着較大的分歧。錢玄同認爲，胡適所作白話詞仍用“詞”的句調，嫌太文；並主張，不必說明“調寄某某”，即不用詞牌，而直作不可歌之韻文。胡適不讚成錢玄同的意見，曾說：

詞之重要，在於其爲中國韻文添無數近於語言之自然之詩體。此爲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爲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

⁹ 《去國集·自序》，《嘗試集》，第141頁。

¹⁰ 《嘗試集》，第122頁。

¹¹ 《詞選·序》，《詞選》，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6年。

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調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制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為乎¹²！

這段話乃體會有得之言，說明胡適的革命，除了充實其內容之外，還在於大膽利用詞的語言近於自然這一特點，以句句字字皆有定律之詞體，寫作“自由詩”。當然，所謂利用，並非現成套用，而是經過改造而後利用。用胡適批判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的話講，就是衝破束縛，不要讓音律與古典壓死天才與情感¹³。一句話，就是要將詞從許許多多清規戒律中解放出來，但並不取消詞體本身。

不過，胡適對於舊形式的利用，態度乃較為激進，他的其他言論及具體做法，頗有破詞體、誣詞體之嫌，再往前邁進一步就是用算術的方法，按字數多少填詞，而全然不顧平仄與韻部，也不顧詞的特殊表現方法及特殊性格的做法。這也就是仇遠所譏諷的腐儒村叟的做法：

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為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鵲鵲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¹⁴。

但胡適還不至於如此，他畢竟還是大手筆，他的白話詞，得心應手，又有一定趣味，當代詞壇不可少此一格。

在 20 年代，當胡適提倡白話詞之時，應和者寥寥，即有將無兵，難以成派。但是，幾十年過後直至當今，胡適的“解放體”卻頗為時行。這是文學史家不能不注視的現象。所以，在敘述“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詞的發展史時，特別介紹胡適和他的詞業活動。

與解放派相對立的是尊體派。這一派的隊伍相當龐大，而且代代相傳，接連不斷。這一派與前一時期的復舊派有着直接與間接的聯繫，但是又有所區別。這一派詞作者的活動可分為兩個階段，即抗日戰爭之前及抗日戰爭之後兩個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詩壇上舊體詩詞受到了冷落，但從“五四”運動至抗日戰爭之前，舊體詩詞，尤其是詞，卻獲得了繼續生存與發展的條件。首先，儘管有人批判舊體詩詞，但批判歸批判，文學革命並未升級為政治批判，喜歡舊體詩詞的人仍然大做其舊體詩詞。社會上有詩社、詞社，定期開展活動，大學裏開設專門的詞學課程，培養詞學人材。這一階段，詞的發展仍有廣闊的

¹² 1917 年 11 月 20 日胡適致錢玄同書，《嘗試集》，第 133 頁。

¹³ 據《詞選·序》。

¹⁴ 《山中白雲序》，朱祖謀《彊村叢書》本。

天地。其次，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為詞業活動提供較為優厚的物質保證。因此，抗日戰爭之前，詞業活動不曾間斷。這階段的詞學重鎮，北方有北京、天津，南方有上海、南京，四大重鎮，詞社活動相當活躍。

1925年，北京有聊園、趣園二詞社。聊園由譚祖任主持，社友有爽良、俞陸雲、章華、王式通、汪曾武、夏孫桐諸輩，計十餘人。春秋佳日，攬勝尋幽，拈題輒相唱和。社集無定期，無刊物。趣園由汪曾武主持，社友均為聊園中人，無刊物，其吟詠散見於各家詞集¹⁵。

1918年夏至1931年春，天津結須社，社友二十人，即：陳恩澍、查爾崇、李孺、章鈺、周登皞、白廷夔、楊壽枏、林葆恒、王承垣、郭宗熙、徐沅、陳實銘、周學淵、許鍾璐、胡嗣瑗、陳曾壽、李書勳、郭則澐、唐蘭、周偉。月三集，限調與題。社集滿百次。有《煙沽漁唱》四冊刊行¹⁶。

1930年冬，夏敬觀在上海與同仁發起詞社，共推朱祖謀為社長，名為滬社。滬社每月一集，集必填詞，開始時有社員二十餘人，以後不斷增加，並有上海以外者。滬社詞集刊行，作者二十九人，為朱祖謀、潘飛聲、周慶雲、程頌萬、洪汝闐、林鵬翔、謝掄元、林葆恒、楊玉衡、姚景之、許崇熙、冒廣生、劉肇隅、夏敬觀、高毓澎、袁思亮、葉恭綽、郭則澐、梁鴻志、王蘊章、徐楨立、陳祖壬、吳湖帆、陳方恪、彭醇士、趙尊嶽、黃孝紓、龍沐勛、袁榮法諸輩，得二十集。1931年，朱祖謀下世，社集活動曾有所銷沉¹⁷。

滬社以外，上海尚有午社與聲社。午社創立於1930年，比滬社稍晚，以夏敬觀為中心。集中作者十五名，即：廖恩燾、金兆蕃、林鵬翔、林葆恒、冒廣生、仇垞、夏敬觀、吳庠、吳湖帆、鄭昶、夏承燾、龍榆生、呂貞白、何之碩、黃孟超¹⁸。聲社創立於1935年6月18日，社友為夏敬觀、高毓澎、葉恭綽、楊玉衡、林葆恒、黃濬、吳湖帆、陳方恪、趙尊嶽、黃公渚、龍榆生、盧前¹⁹。午社活動時間較為長久，至1941年社集出版時，仍隔月集會。

1935年，南京創立如社，歷時數載，有《如社詞鈔》十二集，社內作者有：喬曾劬、夏仁沂、仇垞、陳世宜、林鵬翔、邵啓賢、石淩漢、吳梅、汪東、廖恩燾、程龍驤、唐圭璋十二人。社外作者有夏仁虎、向迪琮、壽鏞、吳白匋、孫潛源、吳錫永、蔡寶善等人。

除了有組織的詞社活動以外，30年代，南北各大學都有詞學教授：南京中央大學吳梅、汪東、王易，廣州中山大學陳洵，湖北武漢大學劉永濟，北平北京大學趙萬里（20年代尚有劉毓盤），杭州浙江大學儲皖峰、之江大學夏承燾，開封河南大學邵瑞彭、蔡楨、盧前，四川重慶大學周岸登，上海暨南大學

¹⁵ 陳聲聰：〈讀詞枝語〉，《填詞要略及詞評四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01頁。

¹⁶ 上海《詞學季刊》，1935年1月第二卷第二號。

¹⁷ 參見上海《詞學季刊》，1933年4月創刊號及《滬社詞鈔》（1943年刻本）。

¹⁸ 《午社詞鈔》，民國29年排印本。

¹⁹ 上海《詞學季刊》，1935年7月第二卷第四號。

龍榆生、易孺。以上諸教授，吳梅、盧前兼治南北曲，餘則專力爲詞²⁰。據載，各大學還有詞學研究會。上海暨南大學及杭州之江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經龍榆生、夏承燾二教授指導，所創詞學研究會，同學極感興趣²¹。此外，上海還舉辦詩詞函授社，幫助海內詩詞愛好者探求途徑²²。

同時，在抗戰之前，上海創辦《詞學季刊》，葉恭綽編集《全清詞鈔》，唐圭璋的《全宋詞》經過七年時間編輯，也已大功告成。《詞學季刊》自1933年4月出版創刊號，至1936年9月，出了十一期。這是30年代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龍榆生與夏承燾，一個著詞論，一個撰年譜，基本上每期都有文章，是這個刊物的兩大臺柱。《全清詞鈔》的編輯工作開始於1929年冬，葉恭綽發起，朱祖謀爲總纂，由南北各專家分主選政兼徵海內藏家所有清人詞集。初由朱氏鑒定，朱氏下世，由葉氏自總其成。這是清詞的一大結集。唐圭璋的《全宋詞》將有宋一代二萬多首詞彙爲一編並且進行了仔細的校訂和科學的編排，爲千年詞業建立一大功勳。這一工作著手於1931年，1937年初稿竣事，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排印出版。1949年後所通行的《全宋詞》就是在長沙版的基礎上重新增補改編而成的。

抗日戰爭爆發，詞業發展喪失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40年代，由於某些文化教育機構內遷，重慶成爲一個新的詞學重鎮。其餘地區，除了南京、北京、天津情況較爲特殊之外，倚聲之學皆漸歸沉寂，尤其是上海，一批批詞家、詞論家，或到內地，或到南京，集社聯吟之舉已成往事。

40年代初，北京有延秋詞社，天津有玉瀾詞社，但詞事之盛皆不及往昔。這一階段，詞業較爲興盛的祇有南京與重慶。1940年12月20日，南京出版《同聲》月刊創刊號，社長龍榆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是以同仁刊物標榜的一個詩詞學專刊。除了增加詩學內容外，其格局與30年代的《詞學季刊》大同小異。至1944年6月15日第三卷第十二號出版，此刊計出版十二期，比《詞學季刊》多一期²³。在某種意義上講，南京詞業乃30年代詞業的繼承與發展，其宗旨在保留傳統。至於重慶，情況就較爲複雜。當時，各派政治力量聚集在一起，持有不同政治觀、文化觀的文人學士也聚集在一起，詞業活動已漸超出社課範圍，有的已與當時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

在後一個階段，抗戰烽火燃遍了全中國。山河破碎，失所流離，尊體派詞人已無法像過去一樣，拘拘於社課中討生活。他們將社會動亂所產生的滄桑之感及悲憫之懷，一寄於詞，使得詞的質量及社會功能大爲提高，出現了一批堪稱爲“詞史”的作品，即“抗戰詞”。例如楊玉衡、朱師轍、喬曾劬、周岸登、

²⁰ 《詞學季刊》創刊號，1933年4月。

²¹ 《詞學季刊》創刊號，1933年4月。

²² 南京《同聲》月刊，1942年2月第二卷第二號。

²³ 《詞學季刊》於1933年4月出版創刊號，至1936年9月共出十一期。其時十二期已在排版之中，因抗戰爆發，遂中止出版。上海書店於1985年12月影印出版《詞學季刊》合訂本二冊，收有十二期殘存稿樣。

夏承燾、唐圭璋、詹安泰、丁寧、李祁、繆鉞、沈祖棻等人的作品，都體現了這一轉變。這一事實說明：所謂尊體派並非自我封閉的保守派，它和解放派也並非格格不入、毫無共通之處，社會發展變化，尊體派也隨着發展變化。

以上所說是解放派與尊體派的活動，而舊瓶新酒派，如果從如何處理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這一問題上看，它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正是前兩派的折衷。這一派對於傳統題材及傳統表現方法，尤其是對於詞的傳統格式，既非採取推倒重來的做法，又非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這一派不害怕舊形式，又不滿足於舊形式，其指導思想可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毛澤東語），二是“師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陳毅語）。這就是說祇要酒是新的，就未必非得把舊瓶砸爛不可，應當大膽利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新思想。當然，這種利用，必須服從於表現新內容、新思想的需要，是形式為內容服務，而不是內容遷就於形式。這一派的社會基礎相當廣泛。無論是教授、學者，或者是革命隊伍中的幹部、戰士，都樂於進行這一嘗試。

1942年，陳毅在江蘇鹽城創建湖海藝文社，為這一嘗試樹立了典範。藝文社由陳毅、彭康、李亞農、龐友蘭、楊湘、唐碧澄、計雨亭、姜指庵、王冀英、顧希文、沈其震、范長江、王闌西、白桃、車載、喬耀漢、揚幼樵、薛暮橋、葉芳炎、揚帆、李一氓、阿英等二十二人發起，並邀請藝文界四十二人入社。陳毅有五言長歌《湖海開徵引》：

今我在戎行，曷言藝文事。慷慨每難免，興會淋漓至。柔翰偶驅策，婉轉成文字。不為古人奴，浩歌聊自試。師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大雅未能躋，庸俗早自棄。李杜長已矣，蘇黃非我類。韓孟能硬瘦，溫李苦柔媚。元白自清淺，劉陸但恣肆。降及元明清，風格愈下墜。微時工窮愁，達時頌高位。一生營營者，個人利祿累。藝文官僚化，雕蟲書可廢。豈無賢與豪，詩骨抗權貴。謹存氣節耳，高壓即粉碎。封建為基礎，流變益瘍潰。晚近新詩出，改革僅形式。其中洋入股，列位更末次。應知時勢變，新局啟聖智。人民千百萬，蓬勃滿生氣。鬥爭在前茅，屈伸本正義。此中真歌哭，情文兩具備。豪氣貫日月，英風動大地。萬古千秋業，天下為公器。先聖未能此，後賢乏斯味。若無大手筆，誰堪創世紀。嗟予生也魯，空有運斤意。淮南多俊賢，歷代挺材異。詩國新疆土，大可立漢幟。薄言當獻芹，文壇望新賜²⁴。

這真正是一篇詩文革命的宣言書，作者有意識地將舊詩詞這一天下之公器作為戰鬥武器，要求藝文創作為革命鬥爭服務。該社創辦《新知識》，刊載詩詞作品²⁵。湖海藝文社，在當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雖不是專業詞社，但對於當時的詞業活動及以後幾十年的詞業活動，卻有極為深遠的

²⁴ 陳毅：《陳毅詩詞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

²⁵ 阿英：《敵後日記》（1942年11月1日），參見〈陳毅同志與蘇北文化工作〉，阿英：《阿英文集》下，香港：三聯書店，1979年，第885-886頁。

影響。

總的看來，無論是解放派、尊體派還是舊瓶新酒派，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的詞業建設都有了一定的推進作用。首先，這三派詞人的活動，將詞這一特殊詩體進一步推向廣闊的社會人生。這一時期的詞，可以用來抒寫傳統題材，也可以用來抒寫革命思想，凡是其他文學樣式能夠表達的內容都可以入詞。這是以往時代的詞所不可比擬的。其次，關於這一時期詞中三派，並無十分明確的界限，這一時期的詞作家，尚未有明顯的宗派意識，詞業活動較少受外力干涉，不同風格、不同體式，可以自由發展，詞壇上湧現了大批有成就的作者，留下了無數佳作。這一時期的詞業還是興盛的。因此，現代中國文學史應當有詞的位置。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至開放、改革新時期

經過戰亂的 40 年代，進入 50 年代，人們又回到安定的社會環境當中來；除舊佈新，百業待興，詞這一特殊詩體也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詩壇。大批長期從事詞的創作和研究工作的詞學家，重新登上大學講臺和有關文化學術崗位，他們的工作得到了社會的重視與支持，他們的論著一批批從抽屜底下搬出來出版。同時，這批老專家（當時正當盛年），無論是解放派或者是尊體派，都嘗試“舊瓶裝新酒”，用詞這一特殊詩體謳歌新時代，讚頌新社會，並且努力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一時間，中國詞業似頗有振興之勢。不久，毛澤東〈關於詩的一封信〉公開發表，人們對於舊體詩詞也漸出現不同看法。近四十年來，幾經周折，詞這一特殊詩體在中國大地上所經歷的發展道路實在並不平坦。

1958 年的“教改”、“大批判”，這是對於 1949 年以來所謂“復舊”的一次小清算，其時，在大學講臺上，詞與其他古代文學品種，已被驅逐出境。至 1962 年以後的二、三年間，所謂“復辟”，詞與其他古代文學品種，才得到生存、發展的間隙。這是一次小反覆。“文革”十年，除了毛澤東詩詞和若干首被誤認為毛澤東詩詞的詩詞作品以外，舊體詩詞似乎已經絕蹟。然而，所謂“不平則鳴”，這十年卻出現了一批“牛棚詩”、“牛棚詞”，許多原來寫新詩的人，也喜歡利用詞這一特殊詩體以抒發心中鬱結之情思。但這類創作活動祇能悄悄地進行。人們忍耐了十年，至“四五”運動，鬱結在人們心底的才情與詩情，才像火山爆發一樣，一下子噴射出來。這是一次大反覆。近四十年來，經過這兩次反覆，中國舊體詩詞，尤其是詞，才有今日如此蓬勃發展的新局面。近四十年來的詞業建設，除了詞學校勘、詞學論著及詞的創作以外，還有兩個轉變是值得稱述的：

第一，對於詞體的認識，逐漸由外部轉向內部。

近百年來，一門校勘學，兩種詞話（《人間詞話》與《蕙風詞話》）讓人們忙得個“不亦樂乎”。四十年前如此，近四十年來，在新的詞學理論尚未創立